

编者按

初冬的这场雪一扫多日的阴霾,给我们送上一场美丽、洁白的邂逅,虽然雾霾再次来袭,但阻挡不了冬天的魅力,也遮挡不住人们对美好的憧憬。本期精选了几篇关于冬天的美文,暂时忘却身边的雾霾,享受一下他们笔下的冬天吧!

□老舍

对于一个在北平住惯的人,像我,冬天要是不刮风,便觉得是奇迹;济南的冬天是没有风声的。对于一个刚由伦敦回来的人,像我,冬天要能看得见日光,便觉得是怪事;济南的冬天是响晴的。自然,在热带的地方,日光永远是那么毒,响亮的天气,反有点叫人害怕。可是,在北中国的冬天,而能有温晴的天气,济南真得算个宝地。

设若单单是有阳光,那也算不了出奇。请闭上眼睛想:一个老城,有山有水,全在天底下晒着阳光,暖和安适地睡着,只等春风来把它们唤醒,这是不是个理想的境界?小山整把济南围了个圈儿,只有北边缺着点口儿。这一圈小山在冬天特别可爱,好像是把济南放在一个小摇篮里,它们安静不动地低声地说:“你们放心吧,这儿准保暖和。”真的,济南的人们在冬天是面上含笑。他们一看那些小山,心中便觉得有了着落,有了依靠。他们由天上看到山上,便不知不觉地想起:“明天也许就是春天了吧?这样的温暖,今天夜里山草也许就绿起来了吧?”就是这点幻想不能一时实现,他们也并不着急,因为有这样慈善的冬天,干啥还希望别的呢!

最妙的是下点小雪呀。看吧,山上的矮松越发的青黑,树尖上顶着一髻儿白花,好像日本看护妇。山尖全白了,给蓝天镶上一道银边。山坡上,有的地方雪厚点,有的地方草色还露着;这样,一道儿白,一道儿暗

碎碎念

□杜宇飞

初雪,总是让我想到初恋——初雪之恋。这或许是因为岩井俊二的《情书》,渡边博子站在白茫茫的雪山上喊着“你好吗”“我很好”。我想这世间所有的思念都可以用这句话来表达:你好吗,我很好。而她的丈夫藤井树与藤井树之间悸动而美好的初恋,被漫长的时光掩埋了的初恋,美得我一场糊涂。

一早醒来,推开窗,窗外已是白茫茫一片雪地了,雪还在扑簌簌地落着,鹅毛大的雪花,砸在房前屋后,一时让我很是惊奇又兴奋,这是二〇一五年的第一场雪,在我毫无预警之下寂静无声的来了。

我与好友通了电话,她在那头说,这样的天气适合大口喝酒大口吃肉,最好是二锅头。我笑了,挺娇羞的一个妹子,竟想喝二锅头,果然是爷们。

扣掉电话,我戴上红色绒帽,裹了厚厚的围巾,与往年一样,走,踩雪去。此刻万籁俱静,小院已是玉树琼枝,银装素裹。昨夜还是挂满金黄叶子的老银杏树,已然光秃秃的覆上一层厚厚的积雪,稍用力一摇,头项就会扑通扑通下起大块的雪来,砸在头顶,落在肩上,冰冰凉的,不自觉地缩了缩脖子。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雪地里,耳边是不绝于耳的咯吱咯吱声,在这冷冽的冬风里,心里开出一朵雪莲来。

院里的行人极少,或者上学,或者上班了,只有些他们走过之后遗忘下来的脚印,也在慢慢地被大雪覆盖。走进后园

济南的冬天



黄,给山们穿上一件带水纹的花衣;看着看着,这件花衣好像被风儿吹动,叫你希望看见一点更美的山的肌肤。等到快日落的时候,微黄的阳光斜射在山腰上,那点薄雪好像忽然害了羞,微微露出点粉色。就是下小雪吧,济南是受不住大雪的,那些小山太秀气!

古老的济南,城里那么狭

窄,城外又那么宽敞,山坡上卧着些小村庄,小村庄的房顶上卧着点雪,对,这是张小水墨画,也许是唐代的名手画的吧。

那水呢,不但不结冰,倒反在绿萍上冒着点热气,水藻真绿,把终年贮蓄的绿色全拿出来了。天儿越晴,水藻越绿,就凭这些绿的精神,水也不忍得冻上,况且那些长枝的垂柳还

要在水里照个影儿呢!

看吧,由澄清的河水慢慢往上看吧,空中,半空中,天上,自上而下全是那么清亮,那么蓝汪汪的,整个的是块空灵的蓝水晶。这块水晶里,包着红屋顶,黄草山,像地毯上的小团花的灰色树影。

这就是冬天的济南。

故乡的雪



里,长石凳上也积了一层亮晶晶的雪,一个手掌拍下去,迅速地抽了回来,太冷了。年纪一大,果然更怕冷了。一个人漫无目的的瞎逛,在这寂静的雪国里,怎么都显得有些落寞。雪飘如絮,纷纷扬扬地洒在我身上,浑身一抖,一跺脚,雪片便哗哗往下掉。我抬眼望去,今年的雪确实比往年大了些。松树林里传来妈妈的声音:儿子,咱们堆雪人吧。

要说最美的雪景,应该是在故乡。最好是鱼鳞瓦的屋檐,站在屋檐下就可以看到斜飘着的碎雪,像在飞舞的蝴蝶,梦吃着下一个冬天。它知道,冬来了,还会有春;我也知道,冬来了,还会有春。此时站在故乡的房顶上,极目而望,鳞次栉比的老房子都不约而同的铺上一层银雪,那景致简直美翻了,整个村庄都透亮透亮的,照进心窝里了。

忽记起旧年事,那时大约

七八岁,一下雪,就爱央着姥姥堆雪人,团雪球,不亦乐乎,甚至都不愿意让姥姥扫雪。有一年雪下的特别大,清早我从被窝里爬起来,姥姥替我套了棉衣棉裤,说,外面下雪了,我堆了个雪人。这可把我高兴坏了,跑去门前一望,南屋的梧桐树旁,立了一个不太像雪人的雪人,眼睛是红豆做的,帽子是小铁桶,没有鼻子,没有嘴,只用手画了一个弯弯的弧度。那时舅舅则是嫌我们幼稚的,对雪人嗤之以鼻,而我则是极其开心的,在我童年幼小的世界里第一次见到雪人,之前的都是在小学读物中见到的。我满心欢喜的在雪地滚着雪球,也全然不顾冷了,从东墙滚到西墙,又从西墙滚到东墙,愣是碗大的球也滚不出来。姥姥则站在雪地里,高兴地说,今年是个好年呢,“瑞雪兆丰年”。而今大雪纷飞时,我常想着跟我的姥姥

通一个电话,说一说我的兴奋不已。我也总想着,此时我若是身处老家该多好,身边有个七岁小童,这样我可以蛮有兴致地陪他堆雪人,打雪仗,雪地里听笑声。不然一个人,走在雪中,甚没意思。

雪停之后一两日,便是哗哗啦啦化雪的日子了。化雪是最冷的,这是老一辈人说的。化雪的时候我身上的衣服裹得就更厚了,更显得臃肿,姥姥不准我出院子里玩,连手也不让我伸了。可我偏是不听的,和小伙伴嬉笑打闹,踩在雪水的地面上,蹦蹦跳跳,不一会棉靴就湿透了,脚趾头冰冷冷的,跑回家便是一顿数落,然后乖乖地把脚贴在暖炉上暖上一暖。而屋檐的雪还在滴滴答答地落着,时间一长,在天寒地冻的冬日里,就形成了一枚枚晶莹剔透的冰锥,上端粗,中段窄,下端则是尖尖的。在屋檐边排成一行,像水晶,白日里闪着光芒,最是吸引小孩子。我常常与小伙伴们徒手生掰屋檐上的冰锥,可那冰锥又结实又冷,常常一个没掰断,手已经冷得要命,肿起来了。于是把手插在口袋里捂一会功夫,再继续掰,总算掰断了,也是从中间断裂下来的,但也是蛮高兴的,这个时候把它含在嘴里,冰冰凉凉的,瑟缩着脖子,很是爽。有雪的冬天,特别有趣味。

我能想到的事也就这些了,应该还有许多与雪相关有意思的往事,只是我还没有想起。此时,窗外还在飘着大雪,斜着,竖着,各尽姿态,错落有致。我想,今日的雪会下一整天吧。恩,今年,又是一个好年。



名家言

冬天

□朱自清

说起冬天,忽然想到豆腐。是“小洋锅”(铝锅)白煮豆腐,热腾腾的。水滚着,像好些鱼眼睛,一小块一小块豆腐养在里面,嫩而滑,仿佛反穿的白狐大衣。锅在“洋炉子”(煤油不打气炉)上,和炉子都熏得乌黑乌黑,越显出豆腐的白。这是晚上,屋子老了,虽点着“洋灯”,也还是阴暗。围着桌子坐的是父亲跟我们哥儿三个。“洋炉子”太高了,父亲得常常站起来,微微地仰着脸,觑着眼睛,从氤氲的热气里伸进筷子,夹起豆腐,一一地放在我们的酱油碟里。我们有时也自己动手,但炉子实在太高了,总还是坐享其成的多。这并不是吃饭只是玩儿。父亲说晚上冷,吃了大家暖和一些。我们都喜欢这种白水豆腐;一上桌就眼巴巴望着那锅,等着那热气,等着热气里从父亲筷子上掉下来的豆腐。

又是冬天,记得是阴历十一月十六晚上。跟S君P君在西湖里坐小划子,S君刚到杭州教书,事先来信说:“我们要游西湖,不管它是冬天。”那晚月色真好;现在想起来还像照在身上。本来前一晚是“月当头”;也许十一月的月亮真有些特别吧。那时九点多了,湖上似乎只有我们一只划子。有点风,月光照在软软的水波;当间那一溜儿反光,象新砑的银子。湖上的山,只剩了淡淡的影子。山下偶尔有一两星灯火。S君口占两句诗道:“数星灯火认渔村,淡墨轻描远黛痕。”我们都不大说话,只有均匀的桨声。我渐渐地快睡着了。P君“喂”了一下,才抬起眼皮,看见他在微笑。船夫问要不要上净慈寺去;是阿弥陀佛生日,那边蛮热闹的。到了寺里,殿上灯烛辉煌,满是佛婆念佛的声音,好像醒了一场梦。这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,S君还常常通着信,P君听说转变了好几次,前年是在一个特税局里收特税了,以后便没有消息。

在台州过了一个冬天,一家四口子。台州是个山城,可以说在一个大谷里。只有一条二里长的大街。别的路上,白天简直不大见人;晚上是一片漆黑。偶尔人家窗户里透出一点灯光,还有走路的拿着的火把,但那是少极了。我们住在山脚下。有的是山上松林里的风声跟天上一只两只的鸟影。夏末到那里,春初便走,却好像老在过着冬天似的;可是即便真冬天也并不冷。我们住在楼上,书房临着大路;路上有人说话,可以清清楚楚地听见。但因为走路的人太少了,间或有点说话的声音,听起来还只当远风送来的,想不到就在窗外。我们是外路人,除上学校去之外,常只在家里坐着。妻也惯了那寂寞,只和我们爷儿们守着。外边虽老是冬天,家里却老是春天。有一回我上街去,回来的时候,楼下厨房的大方窗开着,并排地挨着她们母子三个;三张脸都带着天真微笑向我。似乎台州空空的,只有我们四人;天地空空的,也只有我们四人。那时是民国十年,妻刚从家里出来,满自在。现在她死了快四年了,我却还老记着她那微笑的影子。

无论怎么冷,大风大雪,想到这些,我心上总是温暖的。